

山东三十年电影文学剧本选

1949—1979

封面设计：孟宪云

山东三十年电影文学剧本选
(上)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3.375印张 2插页 292千字
1979年1月第1版 1979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9,200

书号 10099·1299 定价 1.05元

目 录

闪闪的红星.....	根据李心田同名小说集体改编 (1) 王 愿 坚 陆 柱 国 执 笔
铁道游击队.....	刘知侠 (69)
三进山城.....	赛时礼 (141)
大刀记.....	根据郭澄清同名小说改编 (213)
两个小八路.....	李心田 (303)
车轮滚滚.....	薛寿先 (363)

尾图：杨杰

闪闪的红星

根据李心田同名小说集体改编

王愿坚 陆柱国执笔

第 一 章

苍茫的远山，云遮雾罩。山垭口上，衣不蔽体的潘冬子，正在奋力砍柴。刀光闪闪，柴屑飞溅。

深沉有力的旁白——已是中年的潘冬子，满怀激情地回忆起自己战斗的童年：

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。我的童年，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、在阶级斗争的烈火里度过的。

那已经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。……”

一把雪亮的柴刀，迎着晨光，高高举起，又迅猛劈下。一枝胳膊粗细的枯树枝，在柴刀下清脆地斩断了。

远处隐约传来稀疏的枪炮声。

小冬子停住了手，昂头凝望着远处的群山，静听着振奋人心的枪炮声，嘴角上不禁浮泛起笑意。

浑厚有力的旁白：“疾风骤雨的一九三一年，当时我才七岁。那年，听大人说，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，闹起了革命，就要到我们这边来啦。”

枪炮声渐紧。

小冬子纵身一跃，跳到山路边，兴奋地叫了声：“椿伢子！”

“哎——”椿伢子提着柴刀，从一块山石后面跳出来。

小冬子朝着远处的群山一指：“你听，近啦！兴许今天就

能打到咱们这儿。”

“那可太好了！”椿伢子竖起大拇指一晃，凑到小冬子身边：“冬子，你说他们为什么叫‘红军’？红军是红的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小冬子眼珠儿一转，答道：“听我爸爸说，他们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……”他说不下去了，把手一挥，“嗨，反正是闹革命的呗，革土豪老财的命，革胡汉三那老狗的命，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……”

椿伢子：“红军来了就好啦，我家欠的租谷也不用缴啦！”

小冬子：“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，这血仇也该报啦！……”

他的话停住了。只见潘行义正急匆匆地向山上走来。

小冬子好奇地瞅着爸爸，问道：“爸爸，你到那儿去？”

潘行义：“大人的事，小孩子家莫问。”

小冬子噘起嘴，随即又神秘地做了个鬼脸：“哼，你不告诉我，我也知道。”他扯住爸爸的衣襟，悄声地问道：“爸爸，你是去接红军的吧？红军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莫问嘛，以后你们就知道啦！”潘行义扬起袖子爱抚地擦了擦冬子脸上的汗水，然后揽住两个孩子的肩膀，低声嘱咐道：“砍完了柴，早点回家。”说罢，又急匆匆向着枪炮声传来的方向走去。

一线阳光，穿透乌云，照射在小冬子的身旁。

两个小伙伴并肩站着，望着潘行义那渐渐远去的背影。

椿伢子猜测地：“你爸爸是请红军去了吧？”

冬子默默地点点头，神往地：“红军快来吧！红军一来，抓住大土豪胡汉三，哼！……”他抡起柴刀，猛地砍到一根树叉上。

枪炮声响得更紧了。

傍晚，柳溪村头的山路上，小冬子和椿伢子每人挑一担柴禾，说说笑笑地下山来。

突然，椿伢子停住了脚，碰了碰自己的伙伴：“冬子，快看。”

小冬子向村内望去，一种憎恶的表情，顿时浮现在他的脸上。

柳溪村内，大土豪胡汉三家的大门前，人喊狗叫，乱成了一团：几辆鸡公车、十几副挑子已经陆续起身；门里门外家丁们还在你推我挤，手忙脚乱地搬着箱笼细软。

两个狗腿子抬着一个红漆木柜，吆吆喝喝地撞出门来。为头的被挑担的绳子绊了一下，噗地摔倒了，柜子正撞在一根拴马桩上，“哗”地一声盖子开了，花花绿绿的衣服倒了出来，银元首饰撒了一地，各种券契随风飘散。……

篷车里传出女人们恶狠狠的叫骂声。

大土豪胡汉三命令身后的狗腿子：“……这个穷小子能跑到哪里去？带上人，给我满村里搜！”

那个身背短枪、手提麻绳的狗腿子，神色仓皇地挨近胡汉三：“老爷，还是快点走吧，万一他们打过来……”

“慌什么？！就是走，也得把潘行义抓到！”胡汉三恶狠狠地挥舞着手里的马鞭子，“知道不，这潘行义和他那个秘密农会，就是红军的根，红军的芽！……”

狗腿子抬手一指：“那就是潘行义的儿子。”

胡汉三停住了嘴，凶狠地朝着路口望去。

小冬子和椿伢子两个小伙伴欢快地走进村来。

胡汉三叉开双腿，拦住了这两个孩子的去路。

小冬子把椿伢子拨到身后，横挑柴担，挺身向前，毫不畏惧地盯住了胡汉三。

胡汉三逼进一步：“你爹到哪里去了？”

冬子：“不知道。”

胡汉三扬起了皮鞭：“哼！我看你知道知不道！”

就在皮鞭将要落下的一瞬间，冬子略一侧身，把柴担往前一抡，柴捆猛地砸到胡汉三的脸上。

胡汉三被冲得踉踉跄跄，那张猪肝似的大脸上，划出了条条血印。

胡汉三捂着脸颊，气急败坏地：“给，给我吊起来！”

椿伢子机灵地放下柴担，撒腿向村里奔去。

小冬子被吊在那棵粗大、枯干的樟树枝上。他依然昂首挺胸，对胡汉三怒目而视。

胡汉三：“说，你爹到哪儿去了？”

小冬子不服气地：“呸！”

胡汉三把皮鞭掷在地下：“往死里打！”

狗腿子挥鞭打下。

小冬子满腔怒火，咬紧牙关。

胡汉三狰狞的面孔，带着风声的皮鞭，轮番交替出现。

“冬子——”随着喊声，冬子的母亲由椿伢子和宋大爹陪伴着快步跑来。在他们身后，是匆匆赶来的男女群众。

小冬子看着母亲：“妈妈！”

“冬子！”母亲叫着扑到孩子身边，痛惜地在孩子身上抚摸

着。

皮鞭落在母亲身上。母亲身子一震，霍地转回身来。面对着胡汉三，她变得又大胆、又刚强。她伸手抓住鞭梢，一下子夺了过来：“凭什么打人？”

在她背后响起了群众的喊声：“不许打人！”愤怒的群众拥向前来。胡汉三惊愕地连连后退：“红军还没有来，你们就要造反！告诉你们，只要我还在这儿，这儿就得姓胡！……”

枪声骤起。

远处有人喊：“红军来了！”

胡汉三和狗腿子们仓皇奔逃。胡家那条杂毛狗，也急忙夹起尾巴，溜进门去。

“红军来了！”喊声惊天动地。

小冬子神情振奋地抬起头来。

一面鲜艳的红旗，迎风飘舞。

红旗后面，一队红军在潘行义向导下，冲了过来。红军干部吴修竹腰插驳壳枪、挥动大刀冲在最前面。

小冬子又惊又喜地望着。

吴修竹快步奔到小冬子身边，一手托住了小冬子的身躯，一手挥刀斩断了绳索。接着，弯下身来，动手给他解绑。

小冬子向着潘行义：“爸爸！”

潘行义：“孩子，记住，是毛主席的队伍救了你！”

“毛主席！……”母亲深情地喃喃自语。

小冬子转身扑在吴修竹怀里：“红军叔叔！”

吴修竹轻抚着小冬子脸上的鞭痕。

小冬子热泪盈眶，望着吴修竹。

吴修竹英俊的面孔。

吴修竹八角帽上的红星闪闪发光。

《闪闪的红星》歌声起：

红星闪闪放光彩，
红星灿灿暖心怀，
红星是咱工农的心，
党的光辉照万代。……

歌声中，闪闪发光的红星化为一块木牌上的红星。木牌上写着：“柳溪乡工农民主政府。”

四乡的群众正涌在胡汉三家大门前，兴高采烈地欢庆工农民主政府的成立。

小冬子的母亲用心地给木牌披上了彩绸。

吴修竹和潘行义把木牌高高举起，挂在大门边上的一只桃形大铁钉上。两人仔细地端详了一番，相视一笑，向大门里走去。

大门口，用松柏树枝和映山红花搭起高大的彩门，彩门上挂着红灯和巨幅对联：“永远跟着共产党，红色江山万万年。”

小冬子用竹竿挑着一长串鞭炮。他的小伙伴椿伢子用香头把鞭炮点燃。

爆响的鞭炮在挥舞着彩旗的人群上空摆动。

五颜六色的纸屑，飘落到母亲的新衣上。母亲和几个妇女看着木牌，开心地微笑着。

五颜六色的纸屑，飘落到正在击鼓的老篾匠——宋大爹的头帕上、围裙上、胡子上。老人的鼓点敲得更欢了。

爆响的鞭炮在欢乐的人群上空摆动。

鞭炮化成一盏又红又亮的五星花灯。

提灯游行大会的行列正走过胡家大院门前。队伍的最前面，小冬子和椿伢子高擎着一对五星红灯为前导。红彤彤的灯光映着竹竿挑起的大幅标语：“庆祝工农民主政府成立！”“打土豪，分田地！”“红色政权万岁！”

欢乐的人群里，金鱼灯、兔儿灯、白菜灯……各式各样的花灯交相辉映。

赤卫队长潘行义率领着几个手持红缨枪的赤卫队员，押着大土豪胡汉三走过。群众举起拳头，高呼口号。胡汉三惊惧地低下了头。

提着花灯、擎着火把的游行队伍，来到了村边的打谷场上。场上更加热闹起来。

场边高耸的土楼前面，一盏“跑马灯”正在缓缓旋转。

灯上，映出红军作战的图象。

吴修竹抱着小冬子。小冬子高兴地看着。

早晨。小小的院落，撒满了朝阳的光辉。那盏大红五星花灯挂在窗前，披着阳光，在春风里飘来荡去。

院子里，潘行义挥着柴刀在砍削一根小红缨枪的枪杆，砍几刀，拿起枪头比量着。

房门前，小冬子的母亲正精心地绣着一个“儿童团”的大红袖标，红布的反光映红了她愉快的面颊。

潘行义刚把枪头安好，小冬子连蹦带跳地跑进院来。他叫着“妈妈”，扑向爸爸。

小冬子一把把红缨枪抢到手：“爸爸，是给我做的？”

潘行义：“成了儿童团员啦，就得武装起来呀！”

小冬子眼馋地望着倚在门边的那支“汉阳造”步枪：“儿童团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，使钢枪！”

潘行义：“武器不一样，可任务是一样呀，都要消灭敌人、保卫红色政权！”

潘行义郑重地把红缨枪交给了小冬子：“去，上学去吧！”

母亲拿着书包、书本和儿童团的袖标、红领带，从房里走出来。她把孩子拉到跟前，帮他戴上袖标，系好了红领带，又把两个染红的鸡蛋装进他的口袋，顺手给他背上了书包，然后喜孜孜地端详着。

小冬子接过那册崭新的《列宁小学课本》，喜爱地望着课本封面上那颗鲜艳的红星。

小冬子把书本贴在胸前，扛起小红缨枪，欢跳着走出门去。

父亲和母亲倚门微笑，目送着小冬子走上开满映山红的山坡，走进花丛的深处。

傍晚。村外山道。

小冬子和椿伢子两个儿童团员，还有两个年龄更小的小学生，背着书包，扛着红缨枪，唱着歌，蹦蹦跳跳地走来：

打倒列强，
打倒列强；
除军阀，
除军阀；
民主革命成功，
民主革命成功；
齐欢唱，

齐欢唱。

打倒土豪，

打倒土豪；

分田地，

分田地；

工农团结起来，

工农团结起来；

齐奋斗，

齐奋斗。

小冬子：“喂，椿伢子，咱们玩‘打土豪’怎么样？”

椿伢子先发制人地：“你当‘土豪’，把你拴起来游乡。”

小冬子摇摇头：“我不干！”

一个小学生为难地：“那……谁当土豪呀？”

小冬子：“谁胖谁当‘土豪’！”

两个小学生，齐声喊：“椿伢子！”

椿伢子指着自已的鼻子，调皮地：“我当土豪？叫我当坏蛋？——我才不干呢！”扭身撒腿就跑。

两个小学生：“‘土豪’跑了！追呀！”

小冬子指挥着：“快，你们俩从这边追，我从那边绕过去。”端起红缨枪穿林追去。

两个小学生：“追呀！”

椿伢子在跑。小冬子在树丛中穿过。

昏暗的暮色中，一个人鬼鬼祟祟地从山上树丛中钻出来。

小冬子吆喝：“截住他！截住他！别让‘土豪’跑了！”

那个人闻声大惊。原来这人正是大土豪胡汉三。他看清迎

面跑来的小冬子，小冬子也认出了胡汉三。

胡汉三惊慌失措，丧家犬似的向树丛中逃去。

小冬子紧追了几步，随即将红缨枪朝胡汉三掷去。锋利的红缨枪刺进了胡汉三身边的一棵树干上。胡汉三一惊，被树根绊倒了。

小冬子奋不顾身地扑上去，一把揪住了胡汉三。

胡汉三转身推小冬子。小冬子一口咬住了他的右手。

胡汉三想用力挣脱。

小冬子咬住不放。

两个小学生追赶椿伢子，在林中边跑边喊，渐渐跑近。

胡汉三猛地一甩，小冬子摔倒了。胡汉三爬起身，朝小冬子踢了两脚，看了一下被咬伤的手，连滚带爬地向丛林深处钻去。

椿伢子和两个小学生扑到小冬子身边：“冬子！冬子！”

小冬子慢慢地睁开眼睛：“快！胡汉三跑啦！”

第 二 章

黎明，炮声隆隆。

小冬子扛着红缨枪，站在村外一座小桥上。晨光鲜明地映衬出他那峭拔的身影。

小冬子迎着曙光走向桥头。桥上，支前的队伍来来往往。

溪边，母亲和几个妇女正在洗绷带。

浑厚有力的旁白：“老奸巨滑的胡汉三跑掉了。一九三三年十月，当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，对我们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‘围剿’的时候，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，对红色根据地的

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！”

炮声中夹杂着枪声。

小冬子俯在桥边，向母亲叫道：“妈妈，你听，这一枪准是我爸爸放的！”

母亲笑而不答。

小冬子：“妈妈，你听见没有？多脆！”

母亲故意地：“我听不出来。好好放你的哨去吧！”

小冬子走向桥头。

椿伢子迎面跑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：“打，打死了！……”

小冬子高兴地：“胡汉三？”

椿伢子：“比，比，比他大！”

小冬子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椿伢子：“一个团长。中央军的。”

小冬子：“谁打死的？”

“咱柳溪赤卫队呗！”椿伢子自豪地竖起大拇指：“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，在虎头埭顶了三天，上级夸咱们是这个！”

小冬子高兴地向着桥下喊：“听见没有？咱柳溪赤卫队打胜仗啦！”

一位妇女笑着对母亲说：“冬子妈，前方打了胜仗，你们家的功臣该回来了，快给人家做点好吃的吧！”

母亲笑了笑。

宋大爹匆忙走来：“冬子妈！”

“宋大爹！”母亲不安地站起。

宋大爹在母亲耳旁低声说着什么。

小冬子注视着。

母亲拧干绷带，放进竹篮，提起来，快步向村里走去。

椿伢子小声地：“你们家出啥事了？还不快去看看？”

小冬子把红缨枪交给椿伢子：“你替我站一会儿。”

椿伢子：“哎！”

小冬子向母亲追去。

村内。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。抬担架的、送饭的、运输弹药的，繁忙异常。

小冬子随着母亲，从人丛里经过，走进胡家大院的大门。

室内。临时手术室。

架起的门板上，躺着潘行义。他一见冬子娘儿俩进来，便折身坐起。

母亲：“伤哪儿了？”

“这儿！”潘行义把右腿向上搬了搬，微微一笑，“不要紧，没伤到筋骨。”

小冬子看见父亲的裤腿被血浸透，欲哭。

潘行义瞪了儿子一眼：“儿童团员，还兴哭鼻子？打仗嘛，哪能不流血？！”

小冬子连忙揩去了眼泪，偎依在母亲身边。

军医进来了。他摸着潘行义的伤口：“潘队长，这颗子弹得取出来呀！”

潘行义：“取嘛，留在里头又不能生崽！”

女护士拿着个小药瓶，在军医耳边说：“就剩这一针了！”

潘行义问：“什么？”

军医：“麻药！”

潘行义一笑：“我用不着这个！……”

小冬子一怔。潘行义的声音：“麻药留给重伤员，留给最需要的同志。”

小冬子看着父亲的脸，思索着话里的意思。

军医：“潘队长，你的伤也不轻啊！”

潘行义：“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嘛！你不看我多壮实！”

军医：“潘队长！——”

潘行义：“同志哥，来吧！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！”

军医转脸望着母亲。

母亲抚摸着孩子，好象很平静地回答：“他，经得起。”

小冬子看看母亲，又看看父亲，完全理解了他们的意思。他用同样平静的目光看着军医，象是重复着妈妈的话。

军医深受感动地在小冬子头上抚摸了一下，向女护士示意：准备好！

潘行义：“冬子，出去玩一会儿！”

母亲：“去吧，乖孩子。”

小冬子走出房门没有多远，又不放心地停步转身，挪了几步，挨近门口；门关着，他想推又不敢推。

在小冬子身后，一只手把紧闭的房门推开了一道缝。原来是吴修竹。吴修竹挽住小冬子的肩膀，轻轻地把他推进门边，低声地说：“别怕，胆子放大一点！”

小冬子偷偷地从门缝里望进去，正好与潘行义的目光相遇。潘行义向他鼓励地笑了笑。

刀剪声。医生动手术的背影。

潘行义忍着疼痛，额上布满了汗珠，但神色依然十分平静。